

《灵枢经》《黄帝内经太素》传本与史崧传本之异文例释

★ 郝娟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29)

★ 指导:沈澍农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29)

摘要: 本文将《灵枢经》《黄帝内经太素》异文根据形成原因和形音义联系归纳为通假字、联绵词异文、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避讳字、正讹字、同义近义关系八种基本类型并加以分析例释。

关键词: 灵枢经;《黄帝内经太素》传本;史崧传本;异文

中图分类号: R 221.2 **文献标识码:** A

《灵枢经》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医学典籍。作为《黄帝内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灵枢经》具有丰富的内容。而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详细地阐述了经络理论和针法,是汉代以前我国经络学说和针刺技术的最重要著述,为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医家为正确理解《灵枢经》的内容,曾作了大量注释工作。这方面的著述很多,其中《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从版本上来说,最近《灵枢经》古貌(《黄帝内经太素》中的《灵枢经》部分系以六朝传本《灵枢经》为底本),是《黄帝内经》重要注释本中最早的著作。有学者将《黄帝内经太素》与《灵枢经》对照,发现《黄帝内经太素》现存二十五卷中收入《灵枢经》全篇的有 52 篇,残缺的 17 篇,已佚的 12 篇(当亦在《黄帝内经太素》佚篇中),所存之篇对于考证、校勘《灵枢经》的流传与演变,当具有重要价值。

《黄帝内经太素》中的《灵枢经》部分与《灵枢经》史崧传本属同一文献的不同传本。同一文献不同传本之间的文字差异,称为异文。古籍中的异文,是传统校雠学检录之对象,又是校勘对比的结果,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对于古籍本身,人们可以通过它辨明字句正误、古籍真伪、推断书文撰作年代,考求立论依据或鉴别版本之优劣等^[1];对于传统语文学,则可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异文研究作为文献研究的一种特殊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黄帝内经太素》和《灵枢经》展开异文对比研究,无疑将使许多疑难点得以顺利解决。

笔者选取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赵开美本《灵枢经》与日本东洋医学研究会影印出版的仁和寺原抄卷子本《黄帝内经太素》进行异文对比,通过宏观考察、研究异文的形成原因和形音义联系,按照异文双方关系把它们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并就这些类型,作分析例释。

1 通假字关系

以音同音近字临时代替文中该用的字称为“通假字”。这种关系型异文的特点是,异文双方一方为本字,一方为本字的假借字。此类异文颇为多见,也较明显。

(1)《灵枢经·官针第七》:“五曰扬刺,扬刺者,正内一,傍内四,而浮之。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扬”,《太素》卷二十二《十二刺》作“阳”。今按,“扬”与“阳”皆在喻纽阳部,《广韵》皆作与章切,二字同音通假。杨上善注:“寒气博大之病,正一,傍四,内针浮而留之,使温,故曰阳刺。有作扬刺,错

也。”又《礼记·玉藻》:“盛气颠实扬休。”郑玄注:“扬读为阳……盛声之中气,使之圆满,其息若阳气之体物也。”

(2)《灵枢经·四时气第十九》:“痈风者,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素”,《太素》卷二十三《杂刺》作“索”。杨上善注:“索,苏作反,散也。”素,心纽鱼部;索,心纽铎部。二字双声通假。

(3)《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肺脉)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痿,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太素》卷十五《五脏脉诊》:“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痿”,《黄帝内经太素》作“漏”。《说文·疒部》:“痿,颈肿也。从疒,委声。”《说文·水部》:“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从水,■声。”其引申义之一为人体体液流出不止的疾病或疮疡。此义与经文“头以下汗出不可止”相合。二字同为来纽侯韵,同音通假。“漏”为本字,“痿”为借字。

2 联绵词异文

联绵词,也叫联绵字,是双音节的单纯词。虽由两个字构成的,但不可拆分,即联绵词不可分释。一般地,两个字只起记音的作用,不起表义的作用;只有当它们联缀在一起时,才能表达意义。因而同一意义的联绵词,其书写形式往往有多种,不十分固定。这一类型的异文特点与通假字关系的异文有相同之处,即异文双方在字音上有联系(音同或音近)。有学者提出,在处理联绵词异文时,将其中使用频率高且沿用成习的异文作为本字,其他异写形式作为异体。笔者也认为此举有助于辨识和注释联绵词。在《黄帝内经太素》与《灵枢经》的异文对比中也存在联绵词异文,例释如下:

《灵枢经·厥病第二十四》:“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聃聃,耳无闻也。”《太素》卷三十《耳聋》:“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撻撻,耳无闻也。”“聃聃”与“撻撻”形成一对联绵词异文。史崧音释:“聃聃,上都领切,耳中垢也;下乃顶切。”杨上善注:“撻,当狄反。抵,乃井反。”因此,两个词形的上字“聃”和“撻”为端纽双声;下字中的“聃”,《广韵》奴丁切,《集韵》囊丁切,与史崧所注“乃顶切”音同;而“抵”,《广韵》都礼切,与“聃”并不相近。然而,杨上善却告诉我们,此处的“抵”为“乃井反”,而“乃井反”与《广韵》的奴丁切、《集韵》的囊丁切、史崧的“乃顶切”又是同音。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杨上善注音的根据,但从“撻撻”是“聃聃”的异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相信杨上善的注音是有所本的。一般地说,联

绵词快读时,上字发音更强调声纽部分,而韵母部分发音相对弱化,容易被忽略;而根据杨上善的音切,“撻抵”与“叮聆”上字双声,下字同音,这样,两种不同写法的联绵词,其整体的读音效果却基本相同。因此,“撻抵”亦即“叮聆”。而二者之中,因为“叮聆”一形使用频率高且沿用成习,故可定为本字,“撻抵”为其异体。

3 古今字关系

古今字就是通行于不同时代,记录同一意义的不同形体的字。时代较早的称为古字,后来出现的称为今字。今字产生之后,古字不一定会马上停止使用,也可能有二字并行的一个阶段。古字与今字形体上存在多种联系,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以古字为基础,增加或改换偏旁构成今字,也称为狭义古今字。这一类型的异文在《灵枢经》与《黄帝内经太素》的异文中是非常普遍的。如:原源、欧呕、申伸、能態、齐剂、兑锐、希稀、章彰、掖腋、甲胛、膏肓、齐脐、卷倦、支肢、昭照、豪毫、牙芽、受授等。

(1)《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肺脉)濡甚为呕血;微濡为鼠痿,在颈支腋之间,下不胜其,其应善酸矣。”《太素》卷十五《五脏脉诊》:“(肺脉)濡甚为欧血;微濡为鼠痿,在颈支掖之间,下不胜其上,其能喜酸。”这里出现了两对古今字关系的异文:《灵枢经》“呕”《黄帝内经太素》作古字“欧”;《灵枢经》“腋”《黄帝内经太素》作古字“掖”。

呕本作欧。《说文·欠部》:“欧,吐也。从欠,区声。”邵英群经正字:“今经典作‘呕’,正字当作‘欧’。”《汉书·丙吉传》:“吉取吏煮酒,数通荡,尝从吉出,醉欧丞相车上。”颜师古注:“欧,吐也。”《广韵·厚韵》:“欧,吐也,或作呕。”考《灵枢经》“呕”《黄帝内经太素》皆作“欧”。

“腋”、“掖”在这里作“腋窝”解,表此义的本字原为“亦”。《说文·亦部》:“人之臂亦也。”这个意义后来由“掖”代替。《说文·手部》:“掖,臂下也。”王筠句读:“《左传正义》云:掖本持臂之名,遂谓臂上腋下为掖,是因名转而相生也……俗作腋。”“掖”作“胳膊窝”解,后又作“腋”,“掖”则重在表“扶持”、“提携”义。如《宋史·欧阳修传》:“笃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灵枢经》“腋”《黄帝内经太素》皆作“掖”。

(2)《灵枢经·癫狂第二十二》:“癫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倦”,《太素》卷三十《癫疾》作“卷”。“卷”为“倦”古字。《说文·卩部》:“卷,膝曲也。”后引申作“疲劳,疲倦”之义,由“倦”承担此义项。《墨子·节用中》:“是以终身不履,没世不卷。”孙诒让闲诂:“(卷),正字当作券。《说文·力部》云:‘券,劳也。’《考工记·辘人》郑(玄)注云:‘券,今卷字也。’卷,即券之假借。”

4 异体字关系

读音和意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我们称之为异体字,也就是一字异形。异体字又分为全同异体字(狭义异体字)和部分异体字(广义异体字),异体字字义完全相同的为全同异体字(或称为狭义异体字);字义部分相同的为部分异体字(广义异体字)。针对一类特殊异体字,有学者提出包孕异体字的概念:包孕异体字即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基本上与另一个字的部分意义完全相同,读音也相同,而形体不同者^[2]。异

体字在古籍中是很常见的文字现象,《灵枢经》与《黄帝内经太素》的异文中有一部分就属于这种情况。

(1)《灵枢经·经脉第十》:“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属小肠。”“腕”,《太素》卷八《经脉之一》作“挽”。考挽同掣(腕),指手臂与手掌连接处,《集韵·换韵》:“掣,《说文》:‘手掣也。’扬雄曰:‘掣,握也。’或作腕,挽。”二字一从手,一从肉,为异体字。

(2)《灵枢经·官能第七十三》:“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痛祝病。”《太素》卷十九《知官能》:“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痛祝病。”“祝”与“祝”构成一对异文。祝音 zhòu,祷告,祈祷。祝病就是用祈祷的方法驱除疾病。《说文·示部》:“祝,祭主赞词者。”引申为用言语向鬼神祈求祝福。《庄子·天地》:“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又《集韵·宥韵》:“祝,诅也。或从口、从言。亦作詛。”祝、祝、詛作“诅咒”解时,为异体字关系。而表此义者,今“咒”字通行。咒由祝在形体上稍稍变化而来,《正字通·口部》:“咒,祝与咒形体小变,其义则一也。”又例《文选·张衡〈西京赋〉》:“东海黄公,赤刀粤祝。”李善注引薛综曰:“祝,音咒。”

(3)《灵枢经·逆顺肥瘦》第三十八:“黄帝曰:窘乎哉!圣人之为道也,明於日月,彻於毫厘,其非夫子孰道能之也?”“道”,《太素》卷十《冲脉》作“■”。“■”同“道”。《集韵·之韵》:“■,说也。通作道。”杨上善亦注此句云:“圣人知慧通达之明於日月,故能彻照毫厘之微,如此非岐伯之鉴,谁能言也?”以“言”释“道”。

5 正俗字关系

俗字也称为俗体字,是一类特殊的异体字。其字形较为随意,社会认同度低,未能得以通行,且多不载于辞书。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俗体字,辨识起来有一定难度。而研究俗字是汉字研究中的一重要任务,它不仅具有文字学上的意义,而且对于正确训释词义、解释医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黄帝内经太素》中之《灵枢经》部分系以六朝传本为底本类编而成,六朝至北宋是俗字大量流行的时期,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又系手抄本,因此,其中存有大量俗字。囿于篇幅,仅举例示之。

(1)《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第四》:“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辜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肩”,《太素》卷十一《府病合输》作“■”。其字似“眉”,涩江拙斋《灵枢讲义》、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等就将“■”辨识作“眉”,其依据应是二者字形最为接近,并以为“肩”之讹字。考《灵枢经·经脉第十》曾描述了手太阳小肠经的循行:“手太阳小肠经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膈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低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颧,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由此可知,手太阳小肠经及其分支均未循行“眉上”,却“交肩上”,因此此经病变不可能出现在眉上,“■”作“眉”显然不妥,应作“肩”。对于此条经文,张介宾《类经》亦云:“耳前、肩上、小指、次指之间,皆手太阳之经,故其病如此,其候则脉有陷

者。”

俗写变化中删减笔画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如“搏”、“搏”、“搏”省写右上一横;“曹”字上方两竖并为一竖(以上几例均在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中出现)。笔者认为“𠂔”即是“肩”,此字确有笔画删减,但被省写的不是“肩”围框中的一竖,而是“肩”上部的一点。“𠂔”字下部的“目”旁即“月”之俗写。观《黄帝内经太素》中,将“月”旁俗写作“目”旁者,“肩”字不是孤例,他如:“膳”写作“膳”,“眇”写作“眇”,“筋”写作“筋”等。

因此,“肩”与“𠂔”应是一对正俗字关系的异文。

(2)《灵枢经·本藏第四十七》:“有其不离屏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何也?”“蔽”,《太素》卷六《五藏命分》作“𠂔”。“屏蔽”即“屏障”,《玉篇·𠂔部》:“蔽,障也。”“𠂔”字则是在“蔽”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形旁“升”,而字义未变,“升”与字上方的“𠂔”都是“𠂔”,这种重复形符的情况,称为累增字,或“叠床架屋”。“𠂔”作为“蔽”的俗体字,不见载于字书,《汉语大字典》亦未见收载。《黄帝内经太素》中还曾出现过其他累增字,如“𠂔”写作“𠂔”等。

6 避讳字关系

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尊严,凡遇到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或读音,要采取某种方法加以回避,称为“避讳”。历代医书亦遵循之,因此造成的异文亦非罕见。避讳的方式通常有改字、空字、缺笔三种,其中缺笔、改字在古医籍中较为常见。《灵枢经》与《黄帝内经太素》中的一部分异文就是因此形成的。如:《灵枢经》“治”《黄帝内经太素》改作“理”或“疗”;“世”改作“代”;“泄”改作“洩”;“丙”改作“景”;“民”改作“人”或作“𠂔”等。除了避名讳之外,还有因避恶讳而将“反”改为“转”等。

(1)《灵枢经·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甲主左手之少阳,己主右手之少阳。乙主左手之太阳,戊主右手之太阳。丙主左手之阳明,丁主右手之阳明。此两火并合,故为阳明。”“丙”,《太素》卷五《阴阳合》作“景”。唐高祖李渊之父名𠂔,与“𠂔”音同之“丙”、“炳”、“秉”皆在避讳之列,均以“景”代之。

(2)《灵枢经·本神第八》:“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治”,《太素》卷六《藏府之一》作“理”,避高宗李治之讳。

(3)《灵枢经·岁露论第七十九》:“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者也。”“民”,《太素》卷六《藏府之一》作“𠂔”,缺末笔以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

避讳虽然暴露了封建专制的残暴,但对于判断史料时代,确定古籍真伪,辨别作品成书年代,却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根据《黄帝内经太素》只避唐讳不避隋讳,可大致推知其成书年代及作者杨上善的生活时代为唐代而非隋代。

7 正讹字关系

顾名思义,这一类异文其特点是一方为正,另一方则为其形似或音近的正讹字。古籍多为手工传抄,眼观、耳听、手记的工作出现偏差的机率大大增加;且《灵枢经》、《黄帝内经太素》成书年代久远,语言古奥难懂,几经曲折流传至今,错讹在所难免。由此导致的异文对应大致又可分为形似致误

和音近致误,《灵枢经》与《黄帝内经太素》的异文中多见前者。

(1)《灵枢经·刺节真邪第七十五》:“凡刺痛邪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脆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其处所乃散亡。”“脆”,《太素》卷二十二《五邪刺》作“诡”。杨上善注:“易其常行法度之俗,移其先为寒温之性,更量脓之所在,上下正傍,以得为限,故曰去其𠂔,不安于处一,病乃散亡也。”“诡道更行”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诡”,作“不同”解。《淮南子·说林》:“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高诱注:“诡,不同。”“诡”与“脆”形似致误。

(2)《灵枢经·背腧第五十一》:“岐伯对曰: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间,心腧在五焦之间,膈腧在七焦之间,肝腧在九焦之间,脾腧在十一焦之间,肾腧在十四焦之间,皆侠脊相去三寸所。”“焦”,《太素》卷十一《气穴》皆作“椎”。此句描述了五脏背腧穴所在位置,应以“椎”为是,“焦”与“椎”似而误作“焦”。马蒔亦云:“焦,当作𠂔,后世作椎。”

8 同义近义关系

此类异文不存在文字渊源关系,互异双方为同义或近义关系,也是异文中常见的一种类型。

(1)《灵枢经·本藏第四十七》:“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纹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濡”,《太素》卷六《藏府应候》作“𠂔”。濡同软,濡、𠂔皆有“软,柔”之义,与上文“坚”相对。又考,“𠂔”或许应是“𠂔”的古字,而在柔软义,软、濡、𠂔为异体字,故“𠂔”可能也是“濡”的异体字,只是字书未明言。

(2)《灵枢经·逆顺肥瘦第三十八》:“岐伯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滯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缓”,《太素》卷二十二《刺法》作“纵”。《说文·糸部》:“纵,缓也。”二者皆作“松弛”、“弛缓”解。《灵枢经·癫狂第二十二》:“四肢之脉皆胀而纵。”张景岳曰:“纵,弛纵也。”

另外,因避讳改字形成的异文,多以同义或近义字代替本字,也可视为同义近义类型的异文。

以上对《灵枢经》《黄帝内经太素》传本与史崧传本之异文进行了分型例释,但是并未涵盖所有类型,对于文字的衍、夺形成的异文,因其与语言文字的关涉不大,而暂未列类分析。总之,《灵枢经》《黄帝内经太素》传本与史崧传本之异文的存在形式多样,语料丰富,加强对这部分材料的关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校勘整理《灵枢经》及《黄帝内经太素》,还将有助于语文学科词义训诂、音韵学、语法学及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李新魁.古籍异文研究·序言[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
- [2]李戎.中医药通假字字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389

(收稿日期:2006-01-05)